

蒙古马精神永驻草原的壮美画卷

著名作家巴那顺乌日图书写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蒙古马精神永驻草原》在牛羊肥壮、奶香飘逸的金秋将与读者见面。这部作品由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入选2020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该纪实文学作品给人们带来文学中的蒙古马精神,让人们领略到书中那些人物抗争命运、战胜困苦、创造幸福、走向未来的精神图景,以及那些奋斗不止、勇往直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血肉丰满的精英和先进模范人物的情感、人性、境界,还体味到被蒙古马精神浸润的时代风貌、草原风情、精神家园、生活本真,能够让人们获得精神教益和审美乐趣。

习近平总书记自2014年1月考察内蒙古时提出蒙古马精神以来,不止一次地用蒙古马精神鼓励内蒙古各族干部群众新时代开创新征程、创造新业绩、书写新篇章。作为主要创作对象,《蒙古马精神永驻草原》这部纪实文学作品,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以蒙古马精神为引领,深刻影响着草原各族人民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启迪着他们的灵魂与智慧。尤其进入新时代以来,蒙古马精神经过不断积累和沉淀,得以弘扬、优化、提升,成为强大的精神力量,点燃了草原各族人民的奋斗激情,激励着他们接受新挑战、开拓新领域、奋勇向前。蒙古马精神不仅温润着草原,还润泽了作者的心灵,给予了他脚力、眼力、脑力和笔力,激励着他的创作激情,激活了他的创作灵感,使他的心智与写作水平得以提升。因而,他写的这部纪实文学作品充满着正能量,有一种强大的精神穿透力和感染力,实现了自我超越。

《蒙古马精神永驻草原》这部作品有思想光泽和艺术魅力的同时,作者用被情感和思想感染的丰饶、优美的语言描写的人物形象和时代精神,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纪实文学的写作需要对情节、细节、环境、事件、故事和人物的描写。其中人物是重心、灵魂。它不仅需要写人,而且要写得扎实、鲜明、生动。多年来,作者巴那顺乌日图虔诚地行走在大地上,结识他人、尊重他人、向他人学习,充满了对世界真善美的向往,并创作了众多的人物形象。人物从来不是抽象的简单的符号,而是有着复杂丰富情感的、有情有爱、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作者走进这些人物的生活,倾听他们的故事,了解他们的先进模范事迹,捕捉他们的闪光点,领悟他们的生存状态以及喜怒哀乐,并对此进行咀嚼、消化、梳理。可以说,作者把一生的心血,都交给了他笔下所塑造的人物。通过书写这些人物的真善美和百折不挠的精神,以此滋润自己心灵的同时,激励他人的信心,启迪他人的智慧,为自己祖国和民族服务。作者创作《蒙古马精神永驻草原》这部纪实文学作品时,从生活中挖掘出挥之不去的、有张力的、感人的故事的同时,让那些具有蒙古马精神的血肉丰满的人物、那些不懈奋斗的创新创业的集体跃然于眼前,他们的美德和气质,成为我们依恋、钦佩、赞美和学习的楷模,丰富了本书的内涵。作者以书写他们感人的事迹、高尚的情操,以及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蒙古马精神,来展示民族精神、时代风采,对蒙古马精神永驻的草原进行了深情的礼赞。

策 雅 杰尔嘎拉

《蒙古马精神永驻草原》全书由6个章节组成,在将爱融入大自然,以生命润泽草原,用爱唤醒人性,用生命滋养生命,守好少数民族美好精神家园,吃苦耐劳,是人间最纯美的情,赞美你,创新发展的壮美人生,歌颂你,践行创业的人们,等章节里,作者以良好的艺术耐心、艰苦的创造性劳动和大量的笔墨书写了近百个鲜活的人物形象,映衬出蒙古马精神永驻草原的广阔背景,其中也隐含着作者对生活的深沉思索、无尽感慨和人性内涵的深度挖掘。

习近平总书记说: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只有创作出典型人物,文艺作品才能有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作者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教导,从这些众多人物中,侧重塑造了20多个践行蒙古马精神的最具吸引力和感染力的人物形象。如,保护草原生态、守护绿色家园的牧民恩克巴雅尔、站长白玉华、企业家赵永亮,用爱唤醒人性的都贵玛老人、吴海棠园长、陈沙娜医生,守护少数民族精神家园的诗人纳赛音朝格图,长调歌王哈扎布、宝音德力格勒,马头琴大师舍拉喜、齐宝力高,呼麦艺术国家级传承人呼格吉勒图,乌力格尔大师琶杰、毛依罕,乌力格尔国家级传承人甘珠尔,四胡大师孙良、吴云龙,四胡国家级传承人孟伊旦扎布、四胡自治区级传承人白连喜,吃苦耐劳的牧马人桑杰德玛、布迪扎布,农民阿拉坦敖其尔、月菊花,热诚为沙乡百姓服务的水稻专家塔木,创新精英旭日干院士、数学家阿拉坦仓,马文化传承人芒来,创业者代表人物潘刚、廷巴特尔等。因为,作者书写了这些人物的个性化、典型化形象的同时,又刻画出他们具有社会人生共性特征,使作品的思想更显得深刻智慧,精神更充沛丰满。

《蒙古马精神永驻草原》中,作者书写的那些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创新创业人物都是独一无二的生命。作者采访旭日干、阿拉坦仓、芒来、潘刚、廷巴特尔、吉格定、纳音太等人物时,走入他们的内心,捕捉他们的情感流露,书写他们的奋斗与跋涉、学养与境界、艰难旅程与光辉梦想,展示了他们创新与创造的壮美。作者书写守望少数民族精神家园的哈扎布、宝音德力格勒、巴达玛、阿拉坦其其格等几名长调歌唱家的人生和事业时,作品中的人物充盈着张力和生命力,而且每个人都拥有不同于他人的生活经历、喜怒哀乐、个性、民族特质、顽强不屈的精神和奉献精神。作者对每个人的描写力求标新立异,还原了一个人真正的样子,而且一个人,是一个人的样子。同时,保留了他们在生活中的本真和凄美。

《蒙古马精神永驻草原》这部纪实文学作品的艺术成就令人瞩目。艺术成就之一,作者作为资深的新闻人,他长期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之中,积累生活素材的同时,采用大量在现场的写作方式,与他们进行心灵对话,加深对人性和生命的理解,书写的人物灵魂、情感、思想以及精神,给人逼真、自然、亲切之感。艺术成就之二,文字是思想的载体,但文字不仅能够传递光影,激活作品情节的气韵,还能增强文章的力量。作者发挥了自己散文作家的天赋,用散文的形式和语言来表达,还原人物的生活细节、情感与思想最细微处的同时,用优美、生动的文字描述人物的心灵、精神风貌和场景,增强了纪实文学的品味,给人以温润优美的审美享受,这是很难达到的艺术境界。



蒋希武 摄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

◎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

◎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

◎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文艺要赢得人民认可,花拳绣腿不行,投机取巧不行,沽名钓誉不行,自我炒作不行,大花轿,人抬人也不行

◎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

◎文艺批评要褒贬分明、激浊扬清,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批评家要做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



《枫叶红了》深切感应时代脉搏的电视剧佳作

◎单学文

目前正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热播的34集电视剧《枫叶红了》,是一部以农村产业扶贫和美丽乡村建设为主要内容的三农题材佳作。它给人留下的一个最深刻印象,就是紧密追随社会生活的热点,深切感应时代脉搏的律动,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在全国脱贫攻坚决胜阶段这样一个时代和历史的节点上,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特征,应合了广大电视剧观众乃至全国人民对于2020年如期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热切关注。

该剧没有像以往多数扶贫题材剧那样,把目光聚焦在带着国字、地字帽子的贫困落后地区,或者偏远落后的贫困农村牧区,而是在充分占有大量农村扶贫工作生活素材的基础上,将创作视角和艺术触角聚焦在精准扶贫打通最后一公里攻坚阶段的农村现实生活领域,选择了一个正在实施产业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但是尚存在着诸如自强不息但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女主人公高娃、因对非作歹的原村主任有意见而消沉酗酒的白元宝、躺在宗亲家族势力荫庇下弄虚作假乐享扶贫好处的包七十三等几家贫困户的内蒙古东部农村巴图查干嘎查这样一个典型环境,以深入透彻的思考、匠心独到的选材、生动丰富的情节和精准细腻的笔触,既表现了在当下具有典型意义的这一个农村嘎查,最终最终实现脱贫攻坚和美丽乡村建设的发展进程,深刻揭示了当代中国农民在告别贫穷落后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实现精神升华、文化蜕变和人格涅槃的心路历程。以往不少主旋律文艺作品的通病,就是观赏

性往往不足。但这部电视剧不仅如上述,奏响了强烈的时代精神主旋律,在艺术性上诸如纵横交错、矛盾丛生、纠结贯穿的故事主线的设置,血肉丰满、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塑造,以及深刻厚重的传统文化底蕴挖掘等方面,也都可圈可点,更难能可贵的是具有很强的观赏性。

我认为,这主要得益于创作者在设置和处理全剧矛盾冲突方面,在精准把握的前提下,敢于和善于大胆激化、从而将戏剧冲突推向极致。剧中不仅有了正义和邪恶之间,基于宗亲家族对立、现实利益冲突、人性和历史恩怨等因素导致的矛盾纠葛,并将其激化到黑社会行为和杀人犯罪的地步,而且大胆设置和展开了正面人物之间的冲突、反派人物之间的冲突、人性和性格差异之间的冲突等等。给人印象最深的,当属原村主任张志龙和儿子张小龙这一对大反派之间的精彩对手戏;男主人公、驻村第一书记韩立和嘎查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宝峰之间见面掐架式的、见不得又离不开的矛盾冲突;蒙古族建档立卡贫困户白元宝与儿子白云鹏之间独具民族生活特质和内涵的冷战型冲突,以及男女主人公之间微妙含蓄的爱情纠葛等等。

此外,精心构思的故事悬念和跌宕起伏的剧情,王府尉绣等新颖独特的扶贫产业项目及生产生活方式所产生的陌生化效果,情趣盎然又扣人心弦的网上投票等新潮生活元素,以及贯穿始终的喜剧风格、独特浓郁的地域民族特色、五角枫景观等唯美情景和镜头画面等等,也都大大增强了全剧的观赏性和审美价值。



《枫叶红了》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乱画的坏画

吴日哲绘画简评

◎王鹏瑞

在许多人看来,吴日哲的画是一些坏画,是一些胡涂乱抹的东西或者未完成的草稿,它既不符合传统的美的标准和规范,也不符合多数人的欣赏习惯。其实,在美术史上,类似的坏画很多,每一次绘画的革新都被它所面对的传统认为是坏画。

在印象主义之前,古典主义是绘画的基本标准,凡是背离这个标准的都被看做坏画。巴洛克的原意是指不圆的珠子,最初是指背离文艺复兴传统的装饰华丽的建筑,在坚持文艺复兴的古典主义画家看来,巴洛克绘画就是一种丑陋的风格;浪漫主义画家德拉克洛瓦的画,被古典主义画家们讥讽为用笤帚画出来的;美国画家惠斯勒的画则被评论者讽刺为把一桶颜料泼在观众的脸上。至于印象主义以后,古典主义的规范被彻底打破,每一轮现代主义的冲击都是对传统绘画观念的冲击和形态的解构。但是,美术史上的坏画显示出它顽强的生命力,它在确立了自身的地位之后,又开始形成新的规范,形成新的经典,也成为新的传统的一部分。

在20世纪初,野兽主义、表现主义都是典型的坏画,但我们今天看,它已是传统的一部分。60年代之后,随着观念艺术的兴起,装置、行为、表演、摄影、录像、地景等艺术形式成为欧美艺术的主要形式,绘画处于边缘状态。七、八十年代,随着德国新表现主义的兴起,绘画再度复兴。新表现主义是一种典型的乱画的坏画,这种乱画的文化意义至少包含了两个层面:其一是媒材的回归指示着传统的精神价值,在当代文化的对抗与角逐中,传统意味着对文化霸权的挑战;其二是乱画本身是一种精神的载体,在这种似乎没有规矩的乱画中受压制的个体人与高度系统化的当代社会形成尖锐的精神对抗。吴日哲正是如此,他的画和他这个人高度吻合。吴日哲是一个不墨守成规、活的无拘无束的人。和凡高一样,吴日哲在画布上宣泄的,是被压抑的精神和情感,他的那些狂放不羁、看似信手涂抹的画作,是他的精神载体,作为个体的人与高度系统化的当代社会的冲突在这里显露无疑。

吴日哲是蒙古族,他的个性里蒙古民族的特征十分明显,但他不像许多蒙古族画家那样,只画本民族的题材。他的绘画题材十分广泛,既有内蒙古的草原生活,也有当代都市生活,还有历史画、风景画和静物画,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吴日哲作为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生活在都市里的蒙古族人开放的胸怀。这其中,他对两类题材更是情有独钟:一是儿童题材,二是他画室里的日常之物。他画草地上的孩子,画幼儿园的孩子,画床上

襁褓里的孩子,而且满腔热情,乐此不疲。那些团块的造型、强烈的色彩、无拘无束的笔触与儿童的特征和儿童天性交织在一起,传递出一种本真的稚拙之美;他画画室里的日常之物,那些坛罐、花瓶、花草,甚至屋里杂乱的一角,都被他纳入眼中,画得有滋有味。在光与影、形与色以及笔触和线条即兴式的涂抹中,他赋予平凡的日常之物以审美的意趣和精神的维度。当然,吴日哲更多的作品表现的是内蒙古的草原生活和西部风景,因为那是他生存的土地和成长的怀抱,是他艺术创作的母题和精神的皈依。

吴日哲的坏画不是不负责任的乱画或是信笔的涂抹,相反,这是他几十年来艺术探索的结果。吴日哲借鉴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抽象表现主义和欧洲涂写主义的绘画传统。抽象表现主义和涂写主义重视绘画行为本身的意义,与超现实主义提倡的自动画法一脉相承。它实际上是继承了从梵高到超现实主义追求艺术的抽象化、直接性、自动性、表现潜意识的自我等方面的探索成果,适应了二战以后现代社会人们追求个性解放的需求。抽象表现主义和涂写主义都是反形式的、即兴的、动感的、有生命力的和技巧自由的艺术,它豪放、粗犷、自由的画风,反映了现代人不拘常规、敢于创造和不断求新的精神。这和吴日哲所处的现实环境以及他的心理特征和精神世界高度吻合。在吴日哲的画中,他把波洛克、德库宁、沃尔斯的绘画方法和他所表现的题材内容及光色追求有机结合,他让画面形象服从于他的表现冲动,形成了自己无拘无束、挥洒自如、个性鲜明的绘画面貌。这种面貌不是一种刻意的形式追求,它是反形式的,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生命状态。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吴日哲对生活的敏锐发现以及鲜活的艺术感觉和汪洋恣肆的艺术才情。

在高度系统化、模式化的当代社会中,吴日哲的坏画一方面是他作为个体的自我意识的释放,体现了他特立独行、不愿随同的精神追求,所以弥足珍贵;另一方面也给我们以启示:人的精神应该是自由的,任何企图按照统一的模式来约束人的努力都是徒劳的,艺术如此,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也是如此。

